



好看文丛

出了问题

邱华栋 / 著

真正的“酷”！
勃勃兴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痛点！

The Troubled Lot

?!

小资 *Passed*

中产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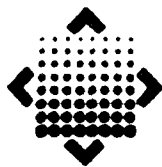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

社区人的故事

出了问题

邱华栋 著



好看文丛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了问题/邱华栋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4

ISBN 7-106-01907-0

I. 出… II. 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374 号

责任编辑:兴 安 刘 玉

封面制作: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

封面版式创意: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

责任校对:刘玉朴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190 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1907-0/I·0367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 A. 引子：高尚社区（1）
- B. 一公里长的餐厅（3）
- C. 内河航行（15）
- D. 你也去打打铁吧（27）
- E. 杀人蜂（40）
- F. 里面全是玻璃的河（52）
- G. 大使晚宴（64）
- H. 音乐狗（77）
- I. 我女儿的故事（89）
- J. 网上的食人鱼和与吐火女怪（103）
- K. 谁打完了所有的高尔夫球（116）
- L. 他和他的马总在说话（129）
- M. 红木偶快餐店（142）
- N. 高速公路上的电话亭（153）
- O. 蓝色的火焰（166）
- P. 印度河的孩子（177）

- Q. 飞行的处女 (190)
- R. 蛙人与飞行员 (202)
- S. 一台巨大的冰箱 (214)
 - T. 气球 (226)
- U. 童军的野营 (239)
- V. 沙漏 (252)
- W. 我看见她了 (267)
- X. 零度爱 (280)
- Y. 麦田上空的幼儿园 (292)
- Z. 在商场吹萨克斯的小西和手模特 (305)

引子 高尚社区

搬进了这个社区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厌烦了城市市区的喧嚣和拥挤。这是一个被人们俗称为“高尚社区”的社区，它的地点在这座城市的近郊区，靠近机场，空气不错，绿化和物业管理非常好，而且虽然和机场很近，但是却很安静，非常适合我这样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居住。

之所以有人称它为“高尚社区”，是因为住在这个社区的人似乎都算是这个社会成功者，大都是自己买的房子，房子都很大，以复式结构和连排别墅为主，像是国外典型的郊区住宅。这些房屋的业主大都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而且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私家车和车位，可见他们至少算是这个社会的勃勃兴起的中产阶级。一些人也算得上是有钱人，平时走路都可以看出他们的志得意满来。

我平时经常喜欢嘲笑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虽然我就生活在他们的中间。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爱心，他们小富既安，惶惶不可终日，缺乏同情心，也害怕失去现在的社会地位，趣味贫乏而又趋同，

表面上看很有生活品位和格调，但实际上都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

作为一个作家，我喜欢观察人，进入这个社区以后，我开始观察我周围的人们，就像我从事了多年的记者工作一样，我抱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去了解他们生活的事实与内容。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个的个体，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隐痛，如同冰层下的水流，你平时很难看出来，只有近距离观察，你才能看到他们生活中的真相。

在这种时候，那种一开始对他们的印象变了，当我了解到他们生活中的缺失和疼痛以后，我的内心更多的是一种悲悯，即使他们要比大多数人有钱。因为从广大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无助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要独自面对生活的捉弄和撕扯，独自承担生活的全部馈赠与索取。我有了悲悯之心是因为我看见仿佛所有的人都在苦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来历和命运，自己的忧虑和问题，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或者他们自己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在我的精雕细刻的文学叙事当中，已经使真实的生活变成了美妙的虚构，从而从距离上产生了文学之美。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系列短篇小说构成的长篇小说，但我更希望这些小说像是串在一起的闪亮的珠子，因为所有人的故事，全都发生在这个社区当中。

一公里长的餐厅

王元朗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他的手里有 800 万块钱，但仅仅两三年的功夫，他已经身无分文了。我最近见到他的时候正碰上他打算搬离这个社区，在他家门口我碰见了，他正为他养的一群斑点狗发愁：“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可我的这几只狗怎么办？我没法带走它们，我送给你，你要不要？”

那是一只母斑点狗和它的四只小斑点狗，黑白相间的斑点和花纹让我看着头晕。我害怕看螺旋和圆形的各种花纹，再说让我养这五条狗，光狗粮就够我应付的，我告诉他我没法要。

他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但他旋即又十分理解地点了点头，“嗯，要是你养上这几条狗，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它们和小孩子一模一样，你敢养五个小孩吗？”

那天下午他开始搬家，搬家的车一共拉了三趟，一些强壮的搬家公司的工人在满头大汗地忙活。他家的东西真多，我从我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劳作，我坐在那儿喝咖啡时，目睹了他们搬家的全过程，而那五条狗，

·出了问题·

那一条母斑点狗带着四条小斑点狗最后也被装上了车，在离开社区时恋恋不舍地望着社区，也望见了。指挥搬家的是王元朗的妻子，那是一个麻利泼辣的女人，我看见她的头上包着一条白色围巾，此外她还戴了一副墨镜，而王元朗只是露了一下面，就消失了。在他家搬完的时候他都没再露一次面。

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早晨我碰见他，谨慎地伸手去摸那几条活泼可爱的小斑点狗时曾经问过他，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意思是连他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我是这座城市最失败的人。”他叹了口气，答非所问地说。

他的妻子肯定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她根本就不想和我们碰面。况且她还在头上包了白头巾，戴了墨镜。他们就这样搬离了他们租住的房子，那是一套18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房主是一个羽毛球运动员。第二天，这套房子的门前的小花园里，退役的女羽毛球运动员就出现在了那里，一边指挥园丁修剪花草，一边还向不远处阳台上喝茶看报的我打了一个招呼。

我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王元朗了。

几年前王元朗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候他应该算是一个有钱人，他踌躇满志地带着他赚来的800万块钱，打算在北京大干一场。王元朗是一个东北人，他身高马大，性格豪爽，他赚的那些钱都是前些年闯荡俄罗斯时贩运东西得来的，为此他向我们展示了身

上和头上的刀伤和枪伤，“那都是和俄罗斯匪徒搏斗时留下的。好几次，他们都差一点儿杀了我。尤其是他们冲我开枪的那一次，我装着死去了，他们踢了我几脚见没有动静，就走了。你看我该算是一个用命来换钱的人吧？”在他开张的那家饺子店里，他第一次对我说。

他最先开张的餐厅就叫“一公里餐厅”，因为离社区一公里就是那条通向北京几个郊县的快速公路，路上的车很多，司机都要下来吃饭，加上这个社区已入住了一千多户，所以他觉得他的生意一定会火爆，于是就开了那家餐厅。

那是一家饺子馆，开业那天我也去了，为的是帮他张罗一下宣传，不少报社美食版的编辑记者我都碰到了，那天他们吃得很开心，因为这家 50 米长的沿街饺子馆在那天热闹极了，简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而且，最要紧的是王元朗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请来了一个以书法闻名的脾气和善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自然有不少随从和警卫，一时弄得连这个郊区的区委书记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闻讯专程赶来在这饺子馆拜会了副委员长，而且看着王元朗的表情是一脸的困惑与狐疑。

那天，这家装修花了 200 万的 50 米长的沿街餐厅热闹至极，从中午到晚上，王元朗宴请了一千多人来吃他的东北大馅饺子，你想想看那种盛况是个什么样子。有不少看热闹的、偶然路过的都下来走进餐厅，也被无偿招待了。从那一天起，他这家“一公里餐厅”便生意红

·出了问题·

火了。

那一年，王元朗肯定还是赚了一些钱的，我再碰到他的时候，他的餐厅已经由 50 米扩展到了 100 米了，新扩展的 50 米被开成了一个火锅店，为此他又花钱大肆装修了一番。这家 100 米长的餐厅里显然还不是他的最后的目的，“我要租下这沿街 1 公里的店面，把它全部打通，开成一家真正的一公里长的餐厅，你说这完全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吧？世界上有一公里长的餐厅吗？”

我告诉他没有，如果他真的开了 1 公里长的餐厅，肯定会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而且我就认识上海吉尼斯分部的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帮他这个忙。

由于我刚刚搬进附近的社区，所以常去他的那家 100 米长的餐厅吃饭，在刚开业的那几个月中间，王元朗的餐厅生意的确还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吃饺子的场面，那当真是十分浩大的，一字排开见不到头的三排共计 150 张桌子边，都围坐着吃饭的人们，而且由于王元朗和这座城市的餐饮版的编辑记者们打得火热，所以他们宣传得很起劲儿，弄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知道离北京的四环路 15 公里的路边上有一家 100 米长的餐厅，于是就都跑来吃饭了。那一年去郊县山区风景地游玩的人无论来回，都会在“一公里餐厅”门口停下车，进去大吃一顿，为此王元朗还专门雇了 4 个老头儿分散开来指挥停车，由此可见他这家餐厅的火爆了。

1996 年冬天，他很快又继续着马路向北伸展了 50

米，使他的“一公里餐厅”达到了150米，他新拓展的那部分开辟成了涮羊肉餐厅，这样你要是站在他的餐厅里，可以看见有近200张桌子伸展开去，分别由东北大馅饺子、自助川味火锅和北京涮羊肉肥牛三部分构成，场面简直热闹极了。而王元朗则经常穿梭期间，手握一个他从俄罗斯买回来的大烟斗，四处张罗，神态怡然、笑容可掬，他那像一头熊一样的身材更像一头熊了。

那年冬天春节刚过，王元朗和他的妻子，开着他买的福特·天霸，让我给他当参谋，去亚运村北边一个别墅区买房子。由于要和我说话，他让我坐在了前面，而让他妻子坐在了后面，我记忆犹新的是他那辆白色福特·天霸有那种自动安全带装置，只要他和我一落座，那安全带就自动把我们固定住。这是我从其它车、尤其是国产车从来也没有的体会，虽然这自动安全带的确让我不胜其烦，那一天我感到我就像个被固定在襁褓中的婴儿，但后来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北京交管局不推广这种装置呢？

那片别墅区位于一片树林中，背后还有一座大湖，一个香港房地产商打算在这里盖1000幢别墅，一期工程有200栋，全部开工了，我们到那里去看房子的时候，不少别墅都已经封顶了。

“那个湖叫‘亨利·梭罗’湖，我不懂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哦，”我微微一笑，“梭罗是一个美国作家，他是一个在今天看来是提倡回归大自然的人，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房地产开发商的意思是让你们住在这儿完全可以

回归自然。”

从图纸上看，那些别墅的设计都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不少别墅都有游泳池，车库就更别提了，而且还可以并排停下两辆车“我准备给她再买一辆‘富康’，她喜欢那种两厢没屁股的车。”

而这时，王元朗的妻子已经快活地尖叫着奔向了一幢刚封顶的毛坯别墅。它的外装修还没有弄，“我预订这，就是这一套，一共286平方米，带游泳池、车库和花园，而且离那个叫什么……什么鸟湖？”

“亨利·梭罗湖。”我说。

“对，离亨利·梭罗湖最近。她喜欢水，于是我订了这一幢，你觉得怎么样？”

我仔细看了户型设计，这幢三层楼的小别墅从设计上可挑剔的不多，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整座别墅区的配套设施，水、电、气、道路、通风怎么样？

“没有任何问题。今年秋天内外装修全部弄好后，200户一齐入住，发展商已经保证了的。”

那天他们夫妇的兴致都非常高，王元朗一边开车一边抽着他的烟斗说，“我又租下了50米的沿街店面，我准备再开一个拉面馆，这样我的餐厅就有200米长了。200米长的餐厅，也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

但他的这个200米长的餐厅遭遇到打击就在这年春天，他刚刚又租下了50米长的沿街旧店铺，把它们打通、装修一新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开张，餐厅的营业额就开始下降了。

后来人们都说是因为 1997 年的经济不景气让王元朗倒了霉，可我觉得他要是一开始就只开一家 50 米长的餐厅呢？

那种不景气立刻在他的餐厅里显现了出来。冷清的时候我去他那里吃饭，看到 200 米长的餐厅，几百张桌子边只有两三桌有人，那种冷清让人都不敢相信。王元朗也急得直搓手，“吃饭的人都到哪儿去了？他妈的这些人现在都到哪儿去了？”他也不拿着他的柄烟斗了。

谁也不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谁能告诉他他们现在都到哪儿去了？

因此，我又亲眼看着王元朗的 200 米长的餐厅在一点点地缩短。王元朗为了让他的餐厅重振雄风，也想了不少的办法，比如让一个兰州拉面王来表演他的已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拉面绝技——他可以把一团面拉成可以穿透针眼的几十万根细面条；他还请来了一个可以当众吃掉玻璃杯的人，还开过一个直径五米的火锅宴，至于吃饺子大赛、啤酒王大赛他也举办了，但是仍旧挽救不了他的这些餐厅的生意。于是它们一截截缩短了。缩出去的那一部分，则变成了建材商店、汽车配件商店和杂货店。

而且，最要命的是在这年秋天，他们已经交了全款，还打算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入住的那幢别墅的开发商告诉他们，因为开发手续不齐备，市政府已经让他们停工了。

那个时候，王元朗一家已经搬到了这个社区中，他们还有一个极其调皮捣蛋的儿子，而他最喜欢干的事就

·出了问题·

是用弹子打那些保安的屁股，然后立即消失在窗帘后面。这个坏小子在社区溜狗时，还总是唆使他家的狗去咬人。

给他租下这套房子我可费了不少口舌，那个退役的羽毛球运动员在谈价钱上的固执简直跟过去她憋着劲要拿冠军时一样，而王元朗的妻子也是不能通融。他们终于租下了这套住房一、二层的复式房子。然后，他们就听到了那个别墅项目停工的消息。

我有一天刚好在他家，为的是帮他鉴定一件家具是红木的还是一般柴木的，听到了他们那一次激烈的争吵。

“我们在那幢房子上投了二百多万，是你非要买那套房子的。”王元朗低声咆哮了一下说。

“可这能怪我吗？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烂尾楼？你一向那么精明，怎么这次栽到人家手里去了呢？”

“因为你非要一幢自己的房子，而且还要有一个湖，可他妈的带湖水的别墅在北边就那一个地方，西山也有，你为什么不要？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钱了。一分钱也没有了。”

“一分钱也没有了？800万一分钱也没有了？”

“当然没有了。除了给孩子上学预留的那一笔，其余的包括这一段时间赚的，都搭进去了。没有了。”

“不可能。”他妻子像是受了惊吓，“这不可能，我们有800万，甚至还要多的。”

“不，没有了。”

“没有了？”她仍旧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没了。你看，我租这200米长的餐厅，一年的租金

有这么多，还有装修费、人员工资、原料钱、汽车油钱，所有的消耗都加上，再加上那套别墅，已经花掉了我们几乎所有的钱。”

接下来是一阵可怕的沉默。按照惯例，这种沉默背后的爆发是巨大的，果然，她尖叫了一声，这种尖叫我曾听过一回，但那一次是在他们要买别墅面前，可这一回一点也没有包含惊喜，而是充满了恐怖。之后，她开始乱砸东西了。

我赶紧离开了他们的家，对于如何制止一个女人的发疯，五大三粗的王元朗应该比我更有办法，何况他还是她的丈夫。我走到外面很远还听到他们的厮打，那时候他们似乎都变成了某种猛兽，那种喘息、怒吼和警告声仿佛来自热带丛林，从而使我加速地离开了那里。

他们当然会和好如初，如同所有发生纠纷的夫妻一样，但王元朗的那家餐厅，则继续缩短，最后连剩下门面有5米长的一家小饺子店，不久前也因为生意不好而关张了。

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王元朗因为仅仅是租用人家的店面，他从“一公里餐厅”撤出时，可以带走的只能是一些炊具、餐具和桌椅。但他在伤心之余把它们又全扔掉了。

他们买的那套别墅后来真的成了烂尾房，即使是他们那天从社区搬走之后很久，政府拍卖了那个项目，用以偿还建筑商和业主的部分损失，我在今年去察看时，发现那里仍旧没有什么动静，而经过询问，我被告知人

·出了问题·

住时间已改成了2004年，而那一年，不知道王元朗还会去住吗？

就在他们夫妻大吵大闹一架之后不久，有一天王元朗又拿起他的烟斗了，我是在社区超市里碰到他的，我去那里买卫生间的洗涮器时碰见了。

显然他的心情不错，要不然他不会重新叼起他那个烟斗的。“在忙什么？种花吗？我从远处看到你的阳台上已变成了一个小花房。”他欣快地说。

没错，那一段时间我的确热衷于养花种草，但我吃惊于他轻松的表情，而他也看出我的疑问了，“我又开了一家店，一家汽车影院。我把一片市政府准备建成公园的荒地改造成了一家汽车影院，你哪天有时间，和你的朋友开车来看电影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给我。

后来我和我的朋友真的去看了一场电影，我惊叹于王元朗真的是一个梦想家，每一回他都敢于去实现他的梦想。那种在美国才有的汽车影院居然在这座城市也有了，这真的很令人兴奋。坐在汽车里，看了一场露天电影的感觉让我回到了十分遥远的童年时代，那是一个似真似幻的年代，竟然与今天重合了。

但是王元朗的钱不是花完了吗？他从哪里弄来的钱搞的这家汽车影院呢？我打电话问了他。

“是我预留给儿子的教育基金，我瞒着我老婆偷偷把它拿出来做了启动资金，我一定要东山再起，我肯定能东山再起，你说呢？”

这座城市出现了一家露天汽车影院的消息经过媒体